

谁拿浮生 乱了流年

何南◎著

民国，

乱世苍凉里的女子，

最凄美曲折的爱情。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拿浮生 乱了流年 / 何南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12-2935-9

I. ①谁… II. ①何… III. ①女性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民国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8331号

谁拿浮生 乱了流年

著 者: 何南

出 版 人: 朱庆

终 审 人: 温梦

责任编辑: 李娟

责任校对: 刘朋

封面设计: 零三二五艺术设计

责任印制: 曹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935-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何南，资深传记作家，由教学到写作，由教师而作家。钟传统，故写古典小说，出版《画皮》《一千年前的风花雪月》；爱生活，故写现代长篇，出版《别惹我，我是叛逆期女生》《金银花》；恋美好，故写诗歌、散文，出版诗集《甜蜜的灾难》、散文集《山海岁月——一个北京作家眼中的胶南》；写传记，尤钟民国人物。

谁拿浮生 乱了流年

何南◎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录

第一辑 风华绝世转瞬空

艾 霞 一抹烟霞了无踪

阮玲玉 绵绵此恨无人诉

英 茵 柔情一段酬知己

李 绮 年 人间春色渐阑珊

37 29 17 7

第二辑 美貌如花命若弦

张 织 云 红尘潦倒谁怜我

杨耐梅 浮华远去万般空

周 璇 爱是云愁和雨恨

上官云珠 缘何情路尽悲音

71 62 53 45

第三辑 唯有残梦暖寂寥

陈燕燕 蛾眉未老情先老

白光 尘缘未尽慰余生

孟小冬 醒时空对菊坛梦

顾正秋 珊衾犹有泪痕在

106 97 88 81

第四辑 前尘繁华只如梦

胡蝶 十年一觉蝴蝶梦

王右家 从此情心成戈壁

王映霞 毁誉随风情爱老

郑苹如 爱在前尘往事中

140 130 121 113

第五辑 爱情更比文字瘦

石评梅 陶然亭上空遗恨

庐 隐 望断海滨无故人

萧 红 天涯漂泊为谁伤

苏 青 爱到饥寒交迫处

180 170 161 149

第六辑 风光旖旎似当年

张爱玲 如今真个悔多情

林徽因 浅浅深深都是爱

陆小曼 写到湖山总寂寥

张幼仪 爱情一陷深如海

221 211 200 190

第七辑 一段鸳盟到梦边

朱梅馥 情爱深时似淡然

蒋碧薇 爱是疾风情是雨

孙多慈 心如红豆君知否

赵一荻 爱到山河苍老处

第一辑 风华绝世转瞬空

爱情和生命互为影像，就像人和镜子里的自己

生命和爱情相倚相生，一如花与烛光下的暗影

有生命而无爱情，生命的天空低矮而阴暗

无生命而谈爱情，爱情的内涵玄幻而荒唐

以极端的方式酬答爱情，未必能增加爱情的色彩

以决绝的手段结束生命，只会为人间平添些唏嘘

艾霞 一抹烟霞了无踪

生于富贵殁于穷，
爱恨无言只若冰。
情到尽头肠寸断，
烟霞一抹了无踪。

心较比干多一窍，却不知“情”是真是假，遗憾；生如夏花般绚烂，逝如烟花般凄美，可惜。爱是何物？藤上结出的瓜，有藤才有果实；恨为何物？心上生出的痂，无心才能淡泊。爱情与生命隔岸相望，谁都不希望谁枯萎；生命和爱情互相祝愿，希望对方永远青春。

艾霞素描

本名：严以南

出生地：福建厦门

出生日期：1912年11月29日

去世日期：1934年2月15日

去世地点：上海

辞世方式：吞烟土自杀

身份：电影演员，作家

代表作：《现代一女性》《时代的儿女》

人物掠影：作家明星，民国第一位自杀的女明星

出生于柔柔软软、小家碧玉的厦门，长于黄钟大吕、大家闺秀的北平，成名于灯红酒绿、交际花般的上海，艾霞的人生够精彩；她上蒙苍天垂怜，赋予她骄人的容貌、傲人的身段、过人的灵气，下承父母宠爱，视之若掌上明珠，衣食无忧，受到良好教育。不能不说，艾霞是一个幸运的女子。

16岁，艾霞青春的河流急速转向，面前是光怪陆离的上海。电影像一个多情的白马王子，张开了他的双臂。艾霞没有辜负王子的盛情，参演或主演了多部足以为她的青春涂抹上绚丽色彩的电影。正是这些电影，让她出落为上世纪30年代万人仰慕的女明星之一。

但谈到艾霞，自然绕不开其不幸。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因为她的多舛情路——如果说，艾霞与表哥被父母横刀斩断的爱情，成为她另辟蹊径地绽放人生精彩的诱因的话，那么，艾霞与李萍倩的爱情则无异于一剂致命的砒霜。

因此，当我们闭上眼睛，捕捉到痛入骨髓的絮语：“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便有一个女子的眼泪渗透到我们的意念深处。

“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这便是艾霞关于爱情的心得，在她心灵的橱窗里，爱情不再是芬芳醉心的花，而是一把刀。

壹 生命的流星花园

在上世纪30年代，王莹和艾霞在上海电影圈都是炫目的美女加才女，被人称为明星双璧。

1934年2月12日，农历大年二十九。

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新年的身影在人们心里愈来愈鲜活，即便是在片场忙碌的王莹也似乎听到了新年急促而亲切的呼吸。

此时，电影明星王莹正和同事们一起紧张地拍摄电影《同仇》，这是一部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拯救民族危亡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王莹的爱国热情如山如海。对电影的热爱使她忘了一切，包括她的好友——同为电影演员和才女的艾霞。

这一天，艾霞曾来剧组探班，想约她谈些事情，但王莹以工作忙、又与人有约在先为由婉拒了；艾霞还恳求她，最近能否抽出一些时间，和她谈些事情？王莹也没有在意。最近一段时间里，艾霞的表现的确有些异常，让作为闺蜜的她好生失望，也正因如此，艾霞的反复邀约才在她的心里大打折扣。

王莹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这一婉拒，便是山高水远，便是阴阳两隔，便是终生恨憾。

这年的大年初一是西方传统的情人节，在当时的上海，似乎远没有现在对这个节日的热衷。暂时闲暇下来的王莹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艾霞自杀了！

买张报纸，黑色的大字赫然，艾霞的自杀时间竟然是两天前跟她约会而未得的当天夜里！

无比震惊，无比愧疚！王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情同姐妹、无话不谈的好友会寻短见。她为自己那天的疏忽抱恨不已，她为没有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而痛悔自责。

忙碌和遗忘里，闺蜜的生命河床倏然干涸，怎不令她意外和痛断肝肠？

艾霞贸然找她，必定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帮助，必定有难以开解的心绪需要抚慰，这从她未施粉黛、眼眶水肿的窘状即可看出。如果答应好姐妹的邀约，与之好好谈谈，她还会这样决然地拥抱死亡吗？王莹的心陷入了冰冷的冬。

深深的自责下，王莹写了第一篇痛悼好友的文章——《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

可是，艾霞找王莹，要谈的是什么？即便王莹跟艾霞倾心相谈，真能将其从自杀的悬崖边拉回吗？逝者已矣，又有谁能知晓？

贰 爱情，起于青萍之末

艾霞，本名严以南，这个玲珑的女子，1912年11月29日出生于烟雨如梦的福建厦门，很小时即随经商的父亲迁至北京。她是伴着梦出生，伴着梦成长的，故乡温润的风景、沿海的情致虽未在她心里烙下明显的印痕，但血液中毕竟流淌着小桥流水、诗画兼备的江南情韵。因此，小小的艾霞便酷爱读书，书是她温婉的朋友、他乡的故知，尤其古典诗词，更是滋养了她的灵性。

对艾霞而言，书，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开阔了她的视界，丰富了她的情怀，造就了她的声名，也成了她走向不归路的发端。

艾霞出落得风姿异人，绰约可爱。十几岁，少女的梦便向着绚丽的地方飞去，那里有醉心的爱情。

少女艾霞爱上了她的表哥，其时，表哥正上大学。

表哥是不是风流倜傥、让少女一见倾心？我们不得而知；是艾霞自然产生了对表哥的依恋，还是由于表哥的什么暗示诱发了少女的爱情？我们也无从知晓；艾霞和表哥，是不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还是单恋、一厢情愿？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甚至不知道表哥的姓名。我们只知道，情窦初开的少女只觉得已经找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那疯长的情愫啊，任什么力量也难以遏止；我们只知道，艾霞已经认定，今生今世，非表哥不嫁！

手足无措的父母便请人给女儿张罗对象，态度不无粗暴，但他们的目的明确且不乏温暖：剪断女儿疯长的爱情藤蔓。艾霞愤而出走，只身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这是1928年，艾霞年仅16岁。

现在想来，如果艾霞不是个性太强、在未搞清楚与表哥感情的“庐山真面目”之前就已经用情太深，如果艾霞肯听父母的劝解、冷静地思考一下，也未必没有另一条路。然而，爱情袭来之时，她早已无力扭转，甚至无心思量。

不管怎样，置身大上海的艾霞，生活在她的面前，展开了其另一种精彩。

莫非，是艺术之灵在呼唤着艾霞？至于那一段若有若无的情，不过是一个契机？

表哥的笑容定格在遥远的心灵角落，爱情被折断了翅膀。艾霞一边自我疗伤一边寻求谋生之路。机缘巧合，她以过人的才华得以进入南国社，这是田汉等人组织的一个进步文艺团体。在这里，艾霞走上了艺术殿堂，“艾霞”这个闻名遐迩的艺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采用的。

艾霞·凡许达（Asha vahishta），是波斯祆教七大天使中的第三位天使，是司“天

则”的天使，也是“火”的守护神之一，其职在保护地上的秩序免于破坏。世人将大自然的一切法则如季节、天候等都视为他的管辖。

取与天使一样的名字，莫非也意在于此？

艾霞一边在话剧的世界里徜徉，一边学习诗歌和绘画，这些努力为她日后收获“影坛才女”的令名打下了基础。除受到艺术熏陶之外，她还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影响，这对于艾霞而言是最可宝贵的。

1931年，艾霞进入主要拍摄进步影片的海明星公司，同时进入“明星”的，还有比她小两岁的王莹。艾霞为逃避包办婚姻，从北京来到上海避难，王莹也有不幸的过去；两个孤单又有才华的女子，在歌舞升平的大上海，一见面就引对方为知己，颇有些相见恨晚之感。

艾霞性格单纯任性，王莹成熟颖慧。比较起来，艾霞倒更像个妹妹，有什么痛苦都喜欢找王莹倾诉，王莹也习惯了倾听艾霞的愁苦。

叁 那人却在，双眸暧昧处

艾霞自杀，更多的因素是因为另一段情。

1932年到1934年的两年里，她共参演了8部电影，其艺术才华得到了电影界及观众的肯定。

艾霞所拍的影片大部分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电影，所以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是极有号召力的。拥护左翼的艾霞，不仅是颇有表演天赋的演员，还是一个颇有写作功力的作家。她经常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和诗作，“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这大概和当下的明星们写博客一样受人追捧，当时她和好朋友王莹都被人们赞誉为“作家明星”，拥有大批的粉丝。

艾霞在达到了她人生高峰的同时，也又一次收获了“爱情”。在明星公司所拍的影片，大部分是同当时的大导演李萍倩合作的。

她的美貌与才华是一块磁石，深深吸引了李萍倩，而单纯的艾霞，在表哥的笑靥渐浅渐淡、退出她的梦境之后，正值芳年的心，又萌生了爱情的草芽。有谁能够左右爱情的疯长呢？除非她是一个视爱情为无物的女子。

艾霞坠入了爱河。虽然过去了几年，虽然又长了几岁，虽然多了些阅历，但对爱情而言，艾霞仍未学会游泳，又无舟楫可依。这样的人，如果被爱情的洪水淹没，不会太过奇怪。

爱情的萌生大概缘于电影《旧恨新仇》票房的惨败。当时的艾霞，初涉电影，演技青涩，被明星公司高层所弃，命运的青眼瞬间变为白眼，艺术之门即将蛮横地对她关闭。这时候，李萍倩站了出来，力挺艾霞，公司答应暂时留下艾霞，以观后效。对于李萍倩，艾霞先是感恩，后便是以身相许。

一个曾经为情所伤的女子，自以为将会永远视爱情为畏途，再也不敢涉足了，然而，她很快便以为感恩就是爱情，就又变成了扑火的蛾子。十几岁时，她还是孩子，什么都不懂。这一次，她自认已经阅人无数，目光雪亮，于是，心中的爱情涅槃重生。她不再是一个女演员，她只是个女人，一个渴望爱情和幸福的小女子，她不再饰演任何角色，她只是她自己！

一个是大她十岁的情场老手，在迷人的春色面前，也把持不住自己。或许，当初“仗义执言”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的“收获”，他将一个女子的爱情照单全收，心安理得。

随后，在颠倒了时空里，在粉色的世界里，青春为媒，或许还有阴谋，艾霞以燃烧自己的方式，不顾一切地上演了她的另一场爱情大戏。在这场大戏里，她是名义上的编剧、导演、女主角和幸福者。

接着，艾霞果然不负李萍倩所望，《丰年》《春蚕》《脂粉市场》等影片横空出世，渐渐地，艾霞有了大批粉丝。让艾霞充分张扬其艺术才华的是《现代一女性》，这部电影里，她身份特殊，既是编剧又兼主演，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首开先河的事。从此，艾霞声名鹊起。

与此同时，艾霞的爱情也如发了疟疾的病人，不顾高烧不退，瞳孔散光，已经看不清方向了，仍然一路跌撞着前行。

令艾霞为之痴迷的李萍倩，1902年出生在杭州，书香子弟，曾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20年代初，他投身电影业，成为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李萍倩并不是什么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科班出身，但他从24岁开始做导演，以后平均一年拍两三部电影，直到1965年在香港息影，一生拍片近两百部，更在上个世纪中期，成为最著名的商业片导演。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长城公司的当家花旦，大公主夏梦、三公主陈思思，都曾出演过他的影片；他还曾提携过后来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金庸，让当时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金庸给自己的电影写剧本。

与艾霞同居前，李萍倩已经结婚。导演发现和培养女演员，扮演的是伯乐角色，但又总要和女演员打得火热，擦出些火花来，看来不是今天的影视界才有的事，而是早已有之。在这方面，艾霞和李萍倩也不能免俗。

作为好友，王莹认为艾霞的这段感情注定没有善果，到头来只是伤害，她对艾霞多番苦劝，建议她悬崖勒马，追求纯洁无瑕、不含杂质的真正爱情。但艾霞以身犯

险，早已抱定了死不回头的决心。好在，艾霞的心里，有李萍倩的誓言作为篝火，来温暖和鼓励自己。

这位情圣李先生，已经答应艾霞尽快和妻子离婚，与她长相厮守。誓言如迷药，很快就迷倒了热恋中的女子。然而，擅长按排戏剧情节的艾霞未曾想到，生活的情节却并未按她的意愿来发展。所爱的人非但未兑现诺言，反而将另一个“新欢”揽入怀抱。诺言前跨一步成了谎言，温柔须臾之间成了陷阱，这对于视爱情为生命的艾霞来说，该是怎样沉重的打击！

艾霞像落入万丈悬崖，痛心不已。事情远不是艾霞伤心欲绝、关起门来舔舐自己的伤口那么简单，她不是普通人，而是众人瞩目的大明星。这在那些敬业的小报记者眼里十分狗血的女明星与有妇之夫的畸恋，是不可多得的抓人眼球的桃色新闻。于是，这些记者们变本加厉，大肆渲染，无所不用其极，这所谓的私生活，也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而变成公众生活，给无良小报带来效益，给无聊的人们带来谈资，也给艾霞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内忧外患之中，艾霞，一个柔弱女子，心念俱灰。她向王莹哭诉，痛斥李萍倩的薄情；她咀嚼着爱情的副产品——痛苦；她陷入了思想的苦海，躲在心底歇斯底里哭喊：在水银灯照不到的地方，电影界充满着黑暗。

情路的多蹇，现实的黑暗，加之此时，父亲又经商失败，一家数口的吃穿住行各种费用都得靠艾霞的收入来维持。艾霞的心理防线崩溃，洪水一泻千里，难以遏止……

肆 依本焰火

1934年2月4日，是立春的节令，原本就不太冷的上海更多了春天的气息，风已是春风，已变得柔软起来，长街上的各种花也在积蓄着力量，常青的植物更充满了精气神。然而，艾霞的心里了无春色，她的心里是一个残破的世界，阴冷、黑暗，无边无际。或许，死亡是她唯一的归宿？

这时的艾霞，俨然变了一个人。以前的她穿着时尚光艳，待人热情主动，走路载歌载舞，说话趣味横生。可是现在的她呢？绝望占据了艾霞的整个内心，事业心和超群的才华退缩至一个阴暗的角落。艾霞开始抽烟、酗酒，以发泄心里的不平；以无所事事、不修边幅打发难以打发的时光。她要么喝得烂醉后，在人车如流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边走边哭骂；要么自我封闭，杜绝访客，亦不造访别人，唯以一只猫为友，心灵的高地完全被怨恨占据……

她走在尚冷的风里，彻骨的冷，天灰灰的，像她的心事。绚烂的过往已然随风，到哪儿去追寻其芬芳的气味？未来在向她呼唤，未来里或许有她梦想所系的一切。想与好友倾诉的愿望未能实现，爱情粉色的梦早已破灭，周围是由眼睛和嘴构成的可怕的刀山火海，她不过是一具行走着的尸体。

身心交瘁的艾霞仿佛参透了人生，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本来影视圈自古以来就是名利场，逢场作戏的感情总在一幕一幕地上演，但纯真的艾霞对此看得太重了，情感的挫败感在她心中被放到了无限大。心头这浓重的阴云化解不开，如今朋友都一个个离她远去，或许能够交心的也只有王莹了。

1934年2月12日晚，艾霞找到了好友王莹，想和她倾吐自己的烦恼，可王莹正沉浸于影片的爱国情潮里，哪有时间倾听她怨妇般的哭诉。艾霞一时间更觉得心灵像失舵的一叶小舟，现实的不可解脱，精神上的迷惘和折磨，使她绝望到极点，她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在欢庆春节的一片热闹喜悦中，艾霞含恨吞下了致命的烟土，成为民国第一位自杀的女明星，年仅22岁。离开这个世界前，她将所有的怨恨凝成了一首小诗：

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

到处全是欺骗

我现在抛弃一切

报恩我的良心

在其自编自演的《现代一女性》这部影片里，艾霞饰演的公司女职员葡萄，迷恋上了新闻记者余冷，而余冷已有妻子和孩子。无疑，片中的葡萄有艾霞的影子在，有妇之夫余冷，也颇有李萍倩的元素。艾霞让剧中的人物挣脱了爱情的牵绊、走向了轻松与光明。然而，她自己却永远留在了情感的深渊中，留在了痛苦里。因此，这部以妇女追求真正彻底的解放为主题的影片，在其进步意义的背后，也反映了艾霞对爱情的偏激和固执。

从表演的角度来看，艾霞之所以能将葡萄一角演绎得无可挑剔，除了她出众的演员天赋外，又何尝没有自身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艾霞成就了葡萄这个角色，更是葡萄这个角色成就了艾霞。演活了葡萄的同时，艾霞便无法再演活自己，她的心里，忽然又阴霾密布，再也无力冲开。

花已飘零，星已陨落，善良的人们无意翻出旧案，更无意诋毁中伤，但如果揣测当时的情境，随即不无遗憾地发现，艾霞在表达其对幸福、光明的向往的同时，也无意间拥抱了痛苦和黑暗。这恐怕也是她最终走向不归路的原因吧。